

落花·流霞

张昆华

江文艺出版社

B6
I247.5
1881



B

133470

落花·流霞

落花·流霞

张昆华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长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178,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

统一书号：10107·436 定价：1.35元

BK2814

目 录

落 花

第一章	红色漩涡中.....	1
第二章	过去的恋人.....	11
第三章	边疆啊边疆.....	19
第四章	桥下有桥墩.....	28
第五章	触动了创伤.....	35
第六章	落叶随风飘.....	41
第七章	雷声在远方.....	49
第八章	只隔一堵墙.....	55
第九章	我等待着你.....	63
第十章	国境线一侧.....	72
第十一章	心上的波澜.....	79
第十二章	狂风阵阵吹.....	88
第十三章	如果你死了.....	96
第十四章	滔滔勐龙河.....	103
第十五章	她说了什么.....	112
第十六章	深夜枪声响.....	119

第十七章 希望在明天.....	128
-----------------	-----

流 霞

一	火烧黑状.....	134
二	渴见情人.....	138
三	放弃美差.....	144
四	不许出卖.....	149
五	孤魂长眠.....	159
六	一箭双雕.....	167
七	矿山流霞.....	175
八	折断竹笛.....	184
九	书记挨打.....	190
十	山路漫漫.....	199
十一	井下知心.....	206
十二	故人路遇.....	214
十三	秘密谈判.....	223
十四	明月在心.....	231
十五	河畔徘徊.....	239
十六	惊天动地.....	247

后 记	259
-----------	-----

落 花

第一章 红色漩涡中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寒冬的夕阳留连于西山之巅，余晖分外灿烂。宋玉苑穿着一件旧棉衣，象往常一样，站在门前的大路边上等待着她的丈夫杨观西。游行的人们带着红臂章，象红色的漩涡，哗啦啦地从大街上流了过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震动得沿街房屋上的玻璃窗瑟瑟发抖。这一批批游行队伍，从不同的方向而来，向着共同的目标而去——据说都是去“阎王殿”夺权的。队伍走过后，带起了一阵阵凌厉的旋风，把宋玉苑吹得感到一阵阵寒冷和头昏眼花……

宋玉苑是本市一所女子中学的音乐教员。她丈夫杨观西是财经学院的院长。由于学院建在南山——离市区几十公里的一个风景名胜区，所以，杨观西只是周末才回家休息。因此，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宋玉苑一到星期六下午都要到门口来接他。每当那淡蓝色的华沙小卧车披着晚霞象流星一样驶来，然后慢慢地停在路边，看见杨观西微笑着走出车门时，宋玉苑总禁不住要从内心涌起一股甜蜜的感情……

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越来越猛烈，杨观西

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回家了。偶尔回一次家，也是和学院里的教职员工一起，坐上那辆红色大客车回来——据说那辆修正主义的淡蓝色的华沙小卧车早已被造反派封存起来了。

“今天，他会不会被准许回家呢？”宋玉苑眼巴巴地看着、看着，当夕阳坠落在西山背后，天色明显地暗淡下来的时候，那辆盼望已久的红色大客车终于出现在她的视线以内。宋玉苑的心，慌乱地跳动起来。车子驶到她面前的时候，嘎然一声停住了。宋玉苑急忙上去迎接。但是，从车上一个又一个下来的人中，都没有杨观西。在这儿最后下车的是一个扎着小辫的姑娘。“滋”地一声，车门复又关上，红色大客车开走了，卷起了一片刺骨的寒风……

“又不能回家了……”宋玉苑站在苍茫的暮色中，泪水蒙住了眼睛。她觉得人行道上的一棵棵光裸的刺槐树和急匆匆过往的人影，都是模糊不清的。

“宋老师！”刚才从大客车上最后下来的那个扎小辫的姑娘，轻轻地喊了宋玉苑一声。

宋玉苑呆呆地站着，凝神地眺望着远在天边的灰暗的南山——那扣留着她丈夫的地方。

“宋老师！”那姑娘又叫了一声。

宋玉苑转过头来，看见喊她的是她的一个学生。

“啊，吴兰兰，怎么刚才我没有看到你？”

“我是刚下车的。”吴兰兰没有去赶时髦，不象有的中学生那样想方设法地去弄一套旧军装来穿上。她仍然穿着一套退了颜色的蓝色学生装，神情也象她的服装那么灰黯。“上午，我去南山财经学院看我爸爸，也见了杨伯伯，他们都被

关在牛棚里。还有……”

“走，进家里坐坐去。”宋玉苑拉起吴兰兰的手，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她的家。

吴兰兰是上高中时才转到女子中学读书的，她虽是宋玉苑的学生，但她的家和学校离这儿都比较远，她还从来没有到过宋玉苑的家。这是一个几家人合住的旧式的四合院。院里有一棵古老的茶花树，正开放着火红的花朵。宋玉苑打开了坐北朝南的一间房子的门，把吴兰兰领进了陈设简朴的会客室里。吴兰兰来不及坐下，就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个折得很小的纸条儿，递给宋玉苑，说道：

“宋老师，这是杨伯伯乘看守的人不注意时，悄悄塞给我的一个字条，他让我亲手交给您……”

宋玉苑用颤抖着的双手打开了纸条儿。屋里已经异常黑暗了，她急忙去扭开了电灯，迫不及待地读着：

玉苑：我被戴上了高帽子，游了几次街，并受到日夜不停的批斗，现在已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开初，他们说我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最近，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兴起，由于我的职务，需要把权夺去，就又把升为“反革命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我上党课时讲过《论党》、《修养》和“合二而一”，贩卖过修正主义货色。他们还要我交代“叛徒”问题。所谓“叛徒”，你是最清楚不过的。这些，我都无所畏惧。现在，在旧社会坐牢的反而有罪，坐牢就是“叛徒”，真

叫人有口说不清呀！听说，过几天，他们还要来找你们学校的造反派，搞联合行动，审查你的“叛徒”问题。他们认为，我们两个的问题是联在一起的。只要其中一个打成了叛徒，另一个就跑不脱了……

宋玉苑读着读着，就想起了她和杨观西在黑暗的旧社会的那一段光辉的斗争历程。那时，他们两人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中，找到了共产党的领导，并一起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后来，由于叛徒的告密，他们两个都被逮捕，坐了监牢。在狱中，他们英勇斗争，从未屈服，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后来，是党把他们营救出狱，不久，他们就一起去山区参加了游击队，开展了艰苦的武装斗争，用胜利迎来了解放。这段历史，在宋玉苑和杨观西的心目中，从来都是值得引以自豪的。今天，怎么就被说成是叛徒呢？宋玉苑一时气愤不过，眼睛突然发了黑，心窝上一阵阵绞痛，四肢失去了力量，扑通一声，倒在写字台上……

吴兰兰连忙把宋玉苑扶到长沙发上仰卧着，从小药箱里找出几片白色药片，让她吞了下去。接着，吴兰兰跑到街上，叫来了一辆三轮车。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处于休克状态的宋玉苑抬上了三轮车，就叫车夫以飞快的速度向光华医院急驶而去……

吴兰兰虽然只是个老高二的学生，平时，同学们都称她为“书呆子”。运动开展不久，她就被戴上了“封资修文艺染缸里染过的小绵羊”的大帽子。加上她爸爸吴大道——财经学院的副院长——也遭到批斗，所以，吴兰兰渐渐地被

排斥在“革命中坚”之外，自愿或不自愿地当了“逍遥派”。

“看破了红尘”的吴兰兰通过她那在光华医院当医生的姐姐吴秋棠的关系，找到了一个远离红色漩涡的角落，到光华医院里帮助搞病房护理工作——学起医来了。这种不拿钱、光干活的事，吴兰兰愿意，医院也求之不得。此时，吴兰兰就凭着这层关系把宋玉苑直接送进了光华医院的病房里。

经过一阵抢救，宋玉苑慢慢苏醒过来。她发觉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便难过地流出了眼泪，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兰兰，我恐怕……你给财经学院打个电话，请他们准许观西，回来见我，一面……”

吴兰兰立刻到护士办公室去打电话。电话拨通后，对方找来了财经学院造反派头头王得体。王得体大声地报了自己响当当的名字后，便问吴兰兰是什么人。吴兰兰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而以医院的名义向对方说明了患者的要求，可是，当即遭到了王得体的断然拒绝。吴兰兰再三要求也不行，直到对方发了脾气，“叭”地一下压断了电话……

吴兰兰回到病房，向宋玉苑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宋玉苑听了，感到一阵寒心，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浸湿了枕巾。

“唉，这是什么世道啊！”宋玉苑感到浑身无力，确实起不了身。“兰兰，那就请你，打一个电报，给我儿子杨浪华，他去边疆农场五年多了，从没回过家，叫他赶快回来一趟。他的地址是：西双版纳大勐龙东方农场……”

吴兰兰只听说宋玉苑身边没有子女，却不知道她的儿子远在边疆。吴兰兰急忙走出病房，骑上自行车向邮电大楼飞

驰而去。这时迎面吹来了凛冽的寒风，天空中乌云很厚很厚，看不到明月，望不见星星，只有那昏黄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

几天来，吴兰兰一直在病房里守护着宋玉苑。一天下午，宋玉苑感到精神略有好转。便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了几封破旧的信。这是杨浪华从遥远的边疆农场寄回来的信。每当宋玉苑想起儿子，就把信拿出来读一读。此时，由于头晕眼花，看不清字迹，宋玉苑就只好请吴兰兰给她读信。吴兰兰打开了信笺，轻声地念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不愿意躺在转业军人和老工人的胜利果实上吃现成饭。因此，我们从省城来的一些共青团员和青年，组成了一个“保尔·柯察金突击队”，向荒山开始了新的进军。几个月来，我们披荆斩棘，劈山造地，又种植了一片橡胶园。我们给这片生机勃勃的橡胶林，取名为“共青团一号橡胶林”。因为，我们还将要建设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直到很多很多的橡胶园。我们要让橡胶林遍布祖国边疆，要让胶乳象泉水一样滔滔奔流。

我们不但要搞生产建设，还得要分出手来随时准备和敌人作斗争。因为我们这儿离国境线很近，有时候，我们开荒累了，还靠在国界的石碑上休息呢。几天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盘踞在国境

外的残匪，就来偷袭我们的营地。在转业军人的带领下，我们沉着应战，打退了残匪的进攻，赢得了保卫边疆的战斗胜利。

可是，我们当中也有意志薄弱者和蜕化变质者。最糟糕的要数那个乔三彪了——你们也许还会记得，就是那个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喜欢偷偷摸摸的家伙。他由于吃不了苦而又贪图享受，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下，竟然偷越国境，去投靠了“K公司”的特务组织。我们青年中出了败类，使我们认识到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斗争，是多么艰难和复杂啊！但是，你们的儿子，绝不会当落伍者或逃兵。请放心吧！我一定要做时代激流中的闪耀着光彩的浪花……

儿 浪华

一九六四年×月×日

宋玉苑听着信，觉得儿子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眼前了。她睁开眼睛，伸出枯瘦的双手，想去拥抱儿子。可是，这一切原来只不过是一种思念的幻景。宋玉苑只摸到了坐在床边的吴兰兰的手。但那往日的记忆，使她的脸上出现了欣慰的微笑！

“兰兰，你没有见过浪华。我一点也不偏爱他，说真的，他确实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他下边疆前，在哪个学校读书？”

“他上的是长城中学。”

“哦，我姐姐吴秋棠，上的也是长城中学啊！怎么我没有听她说过杨浪华呢？”

“也许不同年级吧？”

“不，我姐姐也是六一年高中毕业，才去上的医学院……”

“哦，大概不同班，那学校大着哩。我也没有听浪华说过你姐姐的名字。”

接着，宋玉苑又抽出一封信，递给吴兰兰：“来，兰兰，你再给念念！”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要在雨季到来之前，乘洪水没有暴涨泛滥的时候，在勐龙河架设起一座能开过拖拉机的大桥。由于劳动的繁重和紧张，有一个多月都没有给你们写信了。但我站在冰凉的河水里打桩，却常常想起你们给过我的一切温暖。我记得，爸爸常常带我去踢足球，打篮球，或是跳高，教我如何才能锻炼成坚强的体魄。我忘不了离家的前夜，妈妈在灯下为我补完了裤子，又赶着织毛衣。我第一次看到妈妈鬓角上的白发，第一次看到妈妈为我流泪。也就是在那个寒冬的夜晚，妈妈你啊，彻夜未眠。天亮了，妈妈让我穿上亲手织就的那件咖啡色毛衣，我感到母亲的爱象暖流涌遍了全身。当我们远行的汽车开动的时候，妈妈啊，你久久地凝视着儿子，一步一回头地往台阶的高处攀登，为的是能多看儿子一眼。当我看到那无情的秋风掀动了妈妈的衣角时，

我真想跳下车去拥抱妈妈啊……

你们几次来信，都催我能回家看望你们一次。我不愿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念你们啊！但是，农场的江秘书不批准我的探亲假，我暂时还不能回家。爸爸、妈妈啊，请原谅你们的儿子吧……

儿 浪华

一九六六年×月×日

吴兰兰读完这封信，低下了头，在沉思默想着。宋玉苑没有说一句话，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但是，她内心情感的潮水仿佛已冲决了大堤，只见她眼角已沁出了一滴泪珠儿。那泪珠儿在夕阳的映照下，闪耀着惨淡的微光。就在这时，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人，拄着双拐，轻轻地走进了病房，走近了宋玉苑的床边。吴兰兰抬起头来，看看这个青年人，他是陌生的。吴兰兰正想问他找谁的时候，那个青年人向宋玉苑轻声地唤道：

“妈妈……”

这声音尽管很轻很轻，使吴兰兰几乎都听不到，但宋玉苑却象触电一样，猛地被这轻声的呼唤惊醒过来。她睁开眼一看，先是见到了青年人的脸，哦！？这不是她日夜都在思念的儿子吗？

“啊！浪华，你回来了？妈妈多想你啊！”

“妈妈，原谅我，来晚了……”

“浪华，妈妈不是在做梦吧？”宋玉苑伸出了枯瘦的双

臂，昂起了头，“过来，挨妈妈近一点，让妈妈好好看看你……”

“笃、笃……”杨浪华拄着的双拐，在地板上发出了响声，这响声虽然不重，但却象雷霆一样，敲打在宋玉苑的心上。她刚才只顾看儿子的容貌，此时，她才看见了儿子是拄着两支拐杖，不觉吓呆了。儿子离家时那红胖胖的脸儿，此时变得象棉纸一样惨白，当时儿子那坚强的四肢，现在却拄上了两根拐杖……

“浪华，你，你怎么啦？”

“妈妈，我，我瘫痪了……”杨浪华又移动着拐杖，更加靠近了宋玉苑，“要不是接到你病危的电报，我还回不来呢。”

“孩子啊，我总算见到了你……”宋玉苑用双手把杨浪华的头紧紧地搂到了自己的胸前，“为了见到你，我和死神搏斗着，搏斗着。可是，你，孩子，却不是我思念中的模样了……”

宋玉苑的声音突然消失了，手臂慢慢地松开来，眼睛也渐渐地闭起，她的心脏象断了发条的时钟，停止了跳动……

蓦地，杨浪华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手臂下的双拐“咚咚”两声，掉落在地板上。他失去了依靠，扑倒在床上，抓住了宋玉苑的双臂，摇着，哭喊着：

“妈妈，妈妈，儿子才来，你怎么就忍心走了呀？妈妈呀……”

“老师，老师……”吴兰兰也失声痛哭着，赶忙给宋玉苑喂药。

可是，宋玉苑再也吞不进任何药片了，她生命的火已经熄灭。只有杨浪华和吴兰兰的哭声，在病房里飘荡着。

哭声中，病房里突然闯进了一群红卫兵。左臂上都带着写有“专揪叛徒战斗队”几个字样的红袖套。为首的一个女红卫兵，威风凛凛地向着病床吼道：

“我们是专揪叛徒的天兵天将，宋玉苑，快交待你的叛徒问题！”

“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吴兰兰揩着眼泪，声音悲愤地说道：“宋老师刚刚去世，请你们不要打扰她高尚的灵魂，不要玷污她清白的历史……”

杨浪华的双眼喷射出怒火。骤然间，他用两只有力的手，从地板上抓起了拐杖，向那个女红卫兵喊出了掷地有声的钢铁般的语言：

“你给我滚！”

第二章 过去的恋人

杨浪华拄着双拐，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在凤凰路上——哦，现在已经改名叫红卫路了。那凤凰路往日的象征——金碧辉煌的古代艺术建筑凤凰坊，也在破“四旧”时被扫掉了。只见大街上贴满了打倒这个、捍卫那个的大字报，就连那落尽了树叶的光裸的梧桐树上，也都披红戴绿地负担了许多条写着炮轰某某、拥护某某的标语、口号。这一切，使杨浪华几乎都认不出凤凰路旧时的面目了。

但是，在杨浪华记忆中的东西，是不会被大字报覆盖住

的。

高中毕业考试结束后的那个夏夜，明月象一盏金光闪烁的灯笼，悬挂在梧桐树梢上。杨浪华和初恋的女友——吴秋棠，漫步在这凉风习习的凤凰路上。因为两人都很年轻，怕被父母或老师、同学知道，所以，他们的恋爱是十分秘密的。凤凰路一则离他们各自的家、离学校都比较远，二则因为法国梧桐在夏天总是生长得绿荫蔽天，他们才选择了凤凰路作为他们相会的地方。他们从这儿走啊，走啊，走到了路的尽头，又折回头来继续走。

凤凰路的终点就是光华医院。因此，他们总是把医院大门作为他们谈情说爱的一个句号。当时，他们都希望光华医院再远一点，甚至远在天边那才好呢。当年，杨浪华曾经希望变长的这条路，今天，他又希望这条路变得短些，再短些。因为此刻，他走在这条路上，感到的只是艰难和困苦！

这不仅是因为杨浪华在后来失去了曾与他并肩漫步的恋人，更主要的是几天前他的母亲也是在光华医院离开人世的。因此，他恨这条路，甚至恨这个医院。可是，他今天又不得不经过这条路，到光华医院去看病。母亲的不幸逝世，给了杨浪华以沉重的打击，使他在家里躺了好几天都起不来床。他缅怀慈爱的母亲，也思念那远在边疆农场的战友。他看不惯也不理解这个城市里发生着的这乱糟糟的一切所谓的“革命”现象。他很想早些返回边疆农场去。

走到医院门诊部，杨浪华感到浑身在淌冷汗。他的身体已是相当虚弱了。空气里弥漫着酒精、来苏儿和各种药物混合起来的难闻的味道。娃娃的哭声、病人的呻吟，令人心烦。